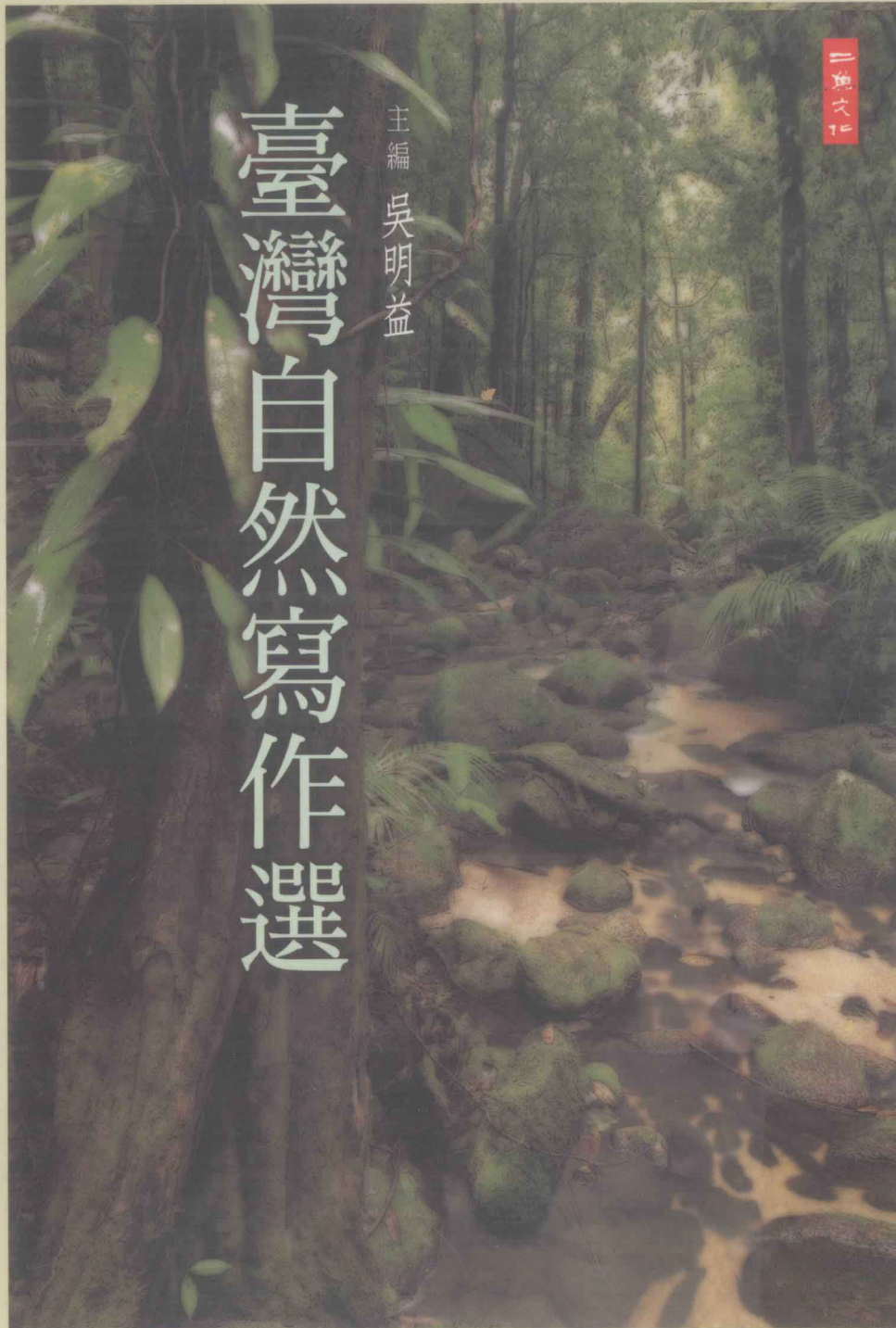


二地文  
15

主編 吳明益

# 臺灣自然寫作選



二魚文化 人文工程 E012

## 臺灣自然寫作選

主 編——吳明益

發行人——謝秀麗

執行編輯——巫維珍

校 對——黃琪雲、葛兆晃

行 銷——鄭雅文

題字篆印——李蕭銀

美術設計——黃國珍

出版者——二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地址 100台北市羅斯福路2段70號9樓之2

網址 [www.2-fishes.com](http://www.2-fishes.com)

電話 (02) 23979694

傳真 (02) 23979719

劃撥帳號 19625599

劃撥帳戶 二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總 經 銷——大和書報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 (02) 29818089

排版印刷——普林特斯資訊有限公司

初版一刷——2003年6月

定 價——新台幣280元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缺頁或破損的書，請寄回更換)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臺灣自然寫作選／吳明益主編．-- 初版．-- 臺北市：二魚文化，2003〔民92〕

冊；、公分．--（人文工程；E012）

ISBN 957-28628-7-1（平裝）

855

92008845









# 臺灣自然寫作選

吳明益

主編

二魚文化  
75 (臺灣·臺北)





# 目錄

書寫自然的幽微天啟

吳以春

10

一九八〇～一九八五 聽見土地的呼聲

劉克襄 鷗之旅

29

陳冠學 九月十日

35

九月十八日

45

心 岱 美麗新世界

49

劉克襄 濱鵲

71

孟東籬 愛生哲學芻議

83

一九八六—一九九五 逐步演化出多樣性

徐仁修 鷺鷥與我

王家祥 文明荒野

陳列 玉山去來

陳玉峰 玉山圓柏的故事

洪素麗 惟山永恆

王家祥 候鳥旅館

洪素麗 過境鳥

一九九六—新倫理、新書寫的摸索

劉克襄 發現池溇

褐鷹鴉

小缸豆、珊瑚菌、鼠麴草、芒籽

凌拂 茯苓菜

廖鴻基 丁挽

黑與白——虎鯨

王家祥 夏樹群茂

杜虹 守候林鷗

凌拂 斯文豪氏蛙

吳明益 忘川

附錄 入選作者簡介

自然寫作作品出版記事

305 295

283 279 271 259 241 229

前言

書寫自然的幽微天啟<sup>①</sup>

吳以春

十三歲時的我，如此渴望作一名當時我想像中的女冒險家。我花了很多年的時間才看清那個名詞的真實風景，充斥著夜間徘徊的異鄉人與情緒的流沙；又過了幾個年頭，我才了解其實自己想當的並不是「冒險家」，而是某種自然學者兼詩人，攜帶文藻製成的陷阱，以驚嘆塗抹的標箭，逡巡於野地。一種文學傳統待我加入……

Diane Ackerman, 《稀世之珍》(The Rarest of The Rare), 中譯本, 大樹, 1998: 22

1

當焦桐老師要我編一本臺灣自然寫作選集時，我必須承認，惶恐始終像無邊際的森林包圍著

我。雖然知道自己的能力的界限，但由於與生俱來的冒險性格作祟，我在心底悄悄地構造了一部「以篇成史」的自然寫作選集的意圖。

自然寫作（nature writing）是一種呈現出人與自然互動歷程的書寫，那些不同時空下與自然對話的隱語，隨著不同時代作者的相異經驗與文字，呈現出有別其它文學形式的書寫性格。

和古典文學中藉自然以寓情，或視自然為場景以抒發情性的田園、山水文學不同，現代自然寫作（modern nature writing）是一種和人類智性發展緊密扣聯的「知性書寫」。所謂的智性發展，透過兩股力量呈現出人與自然互動的微妙呼吸：首先，是人類在工業革命之後「演化」出了高度發展的技術與都市結構的文明，引起了對自身生物性格的種種背離與回歸。其次，就像哈代（Thomas Hardy, 1840-1928）的詩句說「真想知道我們為什麼會在這裡？」一樣，人們始終好奇於本身存在的位階（不論是生物學上的或是形上學的），藉由自然科學研究，重新發現、理解了人以外的世界，也因此重新思考了自身在地球上的定位。我們果真是「神與萬物」間獨特的一個階層？我們是萬物的主宰者，還是管理者？抑或只是土地國裡的一員？

在建立機械、技術化的世界的同時，也挑發起人們對自然孺慕的鄉愁，在工業文明逐步顯露出它的負面價值之後，並出現了質疑的聲音——人類真選擇了一條真理之路？後者則以認識人以外世界為基礎，逐漸理解人與自然間的緊密賸聯，因此回過頭來，將自然視為研究物的態度逐步轉化，

回歸到人與萬物同屬於自然的循環鏈目之中，而後通曉危害自然即是危害自身生存的自戕。

「現代自然寫作」即是面對工業革命，加入生物學、生態學、環境倫理學的交疊激盪，結合出一種揉合自然科學、倫理學、美感與抒情性，成為一種貌似傳統自然文學，但內質卻已發生變化的書寫模式。

廣義的 nature writing 這個詞可涵括導覽手冊 (guidebook) 之類的工具書、自然科學書寫 (biological sciences writing)、自然史 (natural history) 範疇、倫理學 (ethics) 範疇與文學範疇涉及自然的書寫，它們彼此浸潤互補，聯構出人類認識自然的面目。而這部選集，當然是以「文學範疇的現代自然寫作」為選文的核心。易言之，作者是以文學性的手法在處理生態問題 (ecological problems) 或自然經驗，或在處理生態問題與自然經驗時，筆下散發出文學質素。

站在這個時間點往回看，「文學範疇的現代自然寫作」常蘊蓄了幾個向度的特質：首先，「自然」不再只扮演文學中襯托、背景的位置，而成為被書寫的主位。其次，作者「涉入」現場，注視、觀察、記錄、探究與發現等「非虛構」(nonfiction) ②的經驗，成為作者創作過程中的必要歷程。必須要強調的是，自然經驗著眼在「野性」(wildness)，而非僅止於「荒野」(wilderness)。第三，自然知識符碼的運用，與客觀上的知性理解成為主要肌理，這包含了對生物學、自然科學、自然史、現代生態學、環境倫理學等知識的掌握。第四，書寫者常對自然有相當程度的「尊重」與

「理解」，既非流於傷逝悲秋的感情情緒，也避免將人類的道德觀、價值觀、美學歸諸於其它生物上，而能呈現某種超越「人類中心主義」(Anthropocentrism) ③的情懷。第四，從形式上看，自然寫作常是一種個人敘述 (personal narrative) 的文類，常見以日誌 (journal)、遊記 (journey)、年記 (Almanac)、報導 (report) 等形式呈現，但容許獨特的觀察與敘述模式。從非「科學報告」式的敘述語彙中，書寫者個人的書寫風格與文學質素也就因此流露。

## 2

一般認為，臺灣的「現代自然寫作」，從八〇年代以後才漸漸形成。這種書寫形式的轉型一面承襲了描寫自然的文學傳統，另一面則對應了臺灣當時的環境狀況與政經狀況。

「環境史」(environmental history) 研究的先驅者沃斯特 (Donald Worster, 1941-) 教授認為，環境史是將歷史研究深入土地本身，發掘歷史的另一層面。一般論及殖民文化，總是從討論政治上的宰制、經濟上的剝削，以及文化上的霸權著眼，來說明被殖民者「失語」與「失憶」的認同危機。但環境史學家克羅斯比 (Alfred W. Crosby) 在解釋殖民歷史時便以環境史為解讀的根據，他

認為有一種侵略工具更具有隱性的造化力量，即是從生態上改變被殖民地。這種從環境、生物群落、生活模式的徹底殖民方式，稱為「生態殖民主義」(ecological colonialism) ④。

事實上，不論是人類為了政治象徵意涵所進行的景觀變動，或剝削式的殖民地經濟模式，乃至遷移、戰爭等行為，皆不僅是人類歷史的改變，也將對生態環境造成改變。而這些在過去被「歷史」遺忘的「生態歷史」，對環境的衝擊乃至對人類文化或摧毀或滴水穿石的影響，可能遠比我們想像的還要巨大、漫長，而且深遠。在人任意毀壞自然的同時，其實正隱涵著「人對自然」的歧視意味。在自然寫作者的筆下我們發現，整個生態殖民帝國裡（如果有的話），那最底層的子民，竟恰是供養其上征服者生存的——土地。

自然寫作者在面對福爾摩沙，開始以不同的角度在書寫與概念上「解放」自然。自然既不僅止於親近的對象，觀察、探索的客體，且與觀察者之間漸漸浮現了一種新的「倫理關係」。當這種新的倫理關係在當代自然寫作者的筆下建構出來時，一種新的書寫自然的模式才得以確立。

戰後臺灣的發展，恰似米爾布雷斯 (Lester W. Milbrath) 所說的「宰制性的社會」(dominator society) 的思維——遵循著以「人」為主要的關注焦點，為了人類的利益去「征服自然」的「經濟至上主義的社會模式」⑤。高度的經濟發展，使得福爾摩沙富裕，但也使福爾摩沙的環境走向崩壞。當環境崩壞到危及人民生存的時候，再短視近利的政府與人民也不得不重視應採取何種模式來



對應（繼續無限度經濟發展、調整社會價值觀、或是尋求另一種經濟模式、放緩經濟發展等等）。事實上，臺灣的經濟體質向來並非是全然開放的資本主義，而是受國際強權、跨國企業輸出經濟，或外圍代工的體系。這種模式確實讓臺灣富裕了，但也同時讓臺灣負了難以償還的「環境債」，成為「毒物輸入國」。或者我們可以說，那個經濟起飛的時代，也同時給了臺灣一個「被貼現的未來」。

⑥。高度的經濟發展，將金錢的富裕與環境的負債同時留給後代。面對消費資本主義高度發達、工業化污染後的環境崩解的狀態，書寫者遂產生了以筆抵抗、挑戰宰制型社會的驅力。

在政治與文化上，一九七八年的中美斷交，一九七九年美麗島事件，以及接踵而來的外交劇變，臺灣從七〇年初的六十七個邦交國家不斷減少，「中華民國」在外交上所謂的正統（*continuation*）地位在國際社會上逐漸流失。體認本地政府的政治控制力與領土僅止於臺澎金馬的事實，即使屬於晚期移民的知識分子，也開始把關心的對象落實於所居的土地上，而不單是懷念難以回歸的故國山水。至於較早的移民，則開始追尋曾被政治力抹去的族群歷史。

早期的臺灣自然寫作者，多數是由這種對本地時局、土地上的存在物、歷史記憶的關心開始，最終走向提出新倫理思考的道路。他們以另一種模式去重新發現／建構臺灣的土地／歷史。這些自然寫作者便從這種摸索的過程中，從地理與歷史的認同，再深化為對環境的關懷<sup>①</sup>。

但當部分知識分子有所感的時候，臺灣不像西方已經出現梭羅（Henry D. Thoreau, 1817-